

此地得徘徊

许若齐

本文的题目,是明代大学者王阳明吟咏岳麓书院的诗句。那是一个春天,在仕途上抑郁失意的他,西行至此,久久不肯离去。流连复流连,徘徊复徘徊,思古幽情绵绵不绝,天上正飘落着如丝如织的潇潇春雨。

坐落在岳麓山青枫峡出口处的岳麓书院,背倚层林叠翠的赫曦峰,面临碧波粼粼的湘江,呈现“大泽深山龙虎气”之势。抬头仰望,“泉甘而林茂,壤厚而田腴”“清溪流经堂下,景意极于潇湘”,拾级而上,抬头可见门额“岳麓书院”四个醒目大字,为宋真宗赵恒的手迹。

岳麓书院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。据考证,早在其创立之前,唐宋五代即有寺僧智璇等在办学,形成了一个教育文化中心。北宋潭州太守朱洞,采纳刘鳌的建议,于宋太祖开宝九年(公元976年),正式创建岳麓书院。步入大门,赫曦台映入眼帘。此为1528年纪念朱熹而建。书院有八景,名字起得甚是风雅:柳塘烟晓、桃坞烘霞、风荷晚香、桐荫别径、曲涧鸣泉、碧沼观鱼、花墩坐月、竹林冬翠。

普天下众多的书院、学府,恐怕没有哪一家敢像岳麓书院,在大门口挂起这样的对联:“惟楚有材、于斯为盛。”自信中透出几多傲气。两百年前,当书院院长袁观冈和他的学生张中阶从《左传》与《论语》中各寻出一句,凑出这副对仗不甚工整的对子时,一定未曾料到历史是怎样应验的。三十余年后,这里走出了近代改革开放“前驱先路”的魏源;四十余年后,是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和郭嵩焘,为一代“中兴将相”;随后便是变法维新的谭嗣同、唐才常;接踵而来的又是一批仁人志士,如蔡锷、陈天华……风云际会,人才辈出,湖湘为天下瞻目。

千年书院,文脉千年。物换星移,翰墨留香。庭院深深,回廊曲曲,留下了多少先哲的

踪迹,传统文化的诸多篇章,可在这里解读。位于正中的讲堂,无疑是书院的圣殿。1167年,理学大师朱熹与张轼在这里举行了长达两个月的学术会讲。台上,论古辩今,思想激荡,文辞飞扬;台下,八方学子,闻风而来,盛况空前。书院四周搭满了帐篷,载人的马匹多得连池塘水都喝干了。这绝对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场牛得不能再牛的比赛,结果却是双赢:既梳理了理学流派的脉络,又建构了书院千年不衰的精、气、神,兼收并蓄,经世致用。

讲台的两壁,摩刻着“忠、孝、廉、节”四个大字,是两位先生会讲时共同商订的校训,朱熹手书。从此,这里成了天下读书人心驰神往之处。连天子也凑过来风雅风雅,题个字,送些书。康熙御书“学达性天”,以示褒奖。几十年后,乾隆又送来了“道南正脉”的横匾。今天的游人在品味题字的意蕴时,也顺便评论评论这祖孙二人的书法。好在岳麓书院并不势利,你皇帝老子能干的,其他人也能做。上世纪初,一块写着“实事求是”四个字的木板巍巍然地挂在讲台十分醒目的上方。撰写者,是名不见经传的宾步程,时为湖南工专的校长。即便是台上朱熹、张轼会讲时坐过的两把椅子,之后也不知有多少人坐在上面侃侃而谈。

此时,雨伴着风依旧在挥洒着。滴落在青色的瓦上,腾起薄薄的雾霭。花草竹木被湿润得清丽空灵。静谧安详的书院里,漾动着不流于俗的馨馨文气。“教同化雨绵绵远,泉似文澜汨汨来”,诗中的意境此时变得可触可摸,亲切怡人。

恍惚间,千年的故事、人物一一复活。长袍儒冠的大师从遥远的历史深处走来;风声,雨声,都化作了漫天的读书声,充盈于耳。滚滚红尘中的的浮燥,功利皆被滤去,读书人的使命感、皈依感遽然在胸。

城市边缘的晨练者

肖遥

小区楼下的“绿地”有足球场那么大,所谓绿地,其实是因附近河床塌陷而没能展开基建的一块空地,有的地方成了灌木丛和芦苇丛,有的地方还种了菜。菜园之间的地势比较高,一个老奶奶,每天穿着颜色鲜艳的大摆裙,戴一顶宽边花帽,带只小音箱,占据了辣椒和西红柿之间较为平整的菜畦,跟着音乐摇摆晃动。她每天盛装来到这个“舞台”,与其说是在锻炼身体,不如说是一种社交,她站在高处,笑眯眯地跟斜坡下打太极的大爷、练瑜伽的夫妇、甚至耍篋搞直播的小伙儿招手致意,就好像他们都是她的观众。

空地最低处接近河畔的芦苇丛之间,还有一位晨练者,我能认出她,是因为有一天公共卫生间停水的时候,她穿着保洁制服去河里涮拖把。脱下了制服的她,倘若从面前走过,不管是拎着菜,还是带着孙子,没人会注意到她。但她每天在芦苇丛跳舞的身影,经过的路人都忍不住多看两眼,毕竟一个花白头发的阿姨,在跳强劲又现代的女团舞曲,乍一看好古怪甚至有些可笑。仔细看她动作虽然笨拙,节奏卡点都能跟上,又觉得她心态真好,甚至会被她的舞曲音乐感染,跟着心潮澎湃。

每天早上还有一位大爷绕着空地一圈圈地走。大爷喜欢穿白套头衫,咖色中裤,背个帆布包,带只白色和咖色相间的短腿柯基。人和狗都步子碎,频率高,不仅外形颜色穿搭是一套,连动作步伐都高度一致。柯基大爷走路的时候,会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本书举着看。灌木丛中的小径

凹凸不平,我真好奇他看的啥书呢?那么专心。爱看书的我寻思这也许是个好办法,一箭三雕,遛狗散步顺便阅读,还不会因为总窝在椅子上看书腰椎颈椎不舒服。我效仿过一次,但我发现自己边看书边走路的话,完全不可能像他走得那么快,总担心被绊倒,或者一头撞进灌木丛。我还好奇,他这么特种兵拉练一般疾行,还自顾自看书,他的狗会不会不耐烦?会不会偷偷跑掉?

有一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男士,早晨7点半,歌声就从灌木丛深处传来,那饱含深情的歌声会越来越远——“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,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”,他边走边唱,情绪陶醉。那声音里的无限深情和百转千回,与一个个焦虑的早上形成了奇怪的反差。因为歌声钟表样准时,且永远只唱这一首,每次听到,大家就换衣服出门,刚好听到高音部分,可惜那高音总像一个扶摇直上的风筝,忽然遇到了狂风,摇摇欲坠、命若游丝,鉴于他唱得肝肠寸断,我会随着他的音调心里一颤,想笑又觉得好像不礼貌,虽然他也看不见。

我曾经在城市中心花园里见过一对男女身轻如燕地跳双人芭蕾,也被大学附近高档小区门口的广场舞所吸引,良久驻足围观——那些男男女女跳得或整齐或花哨,反正和河畔空地上这些完全没啥技术含量的晨练风格截然不同。在这个城市边缘之地,我总是能在这些晨练者里发现一些奇花异草,就像这些生长在郊区的,没有受过规训的,野花草树一样,焕发着野性又独特的生命力。



天空之下

梁嘉辉 摄

临帖小记

王金桥

有一些日子没临帖了。自女儿搬到新岳西中学去住宿后,我的书房恢复了原有功能。

书桌上退去了高中生的繁杂书籍,湖笔、歙砚、一得阁、涇宣,一一回归。信手从书架取下一本字帖,是《史晨碑》。《史晨碑》,东汉隶书碑帖。此碑两面刻,通称《史晨前后碑》。

打开扉页,竖列“史晨碑”三字左侧有一行手写小字:金桥21岁华诞如意!右侧落款:王胜利、王爱华是年于安庆;再看尾页,竟是一幅以毛笔勾勒的肖像,配以“万事亨通”四字。忽忆起,这是我1998年10月收到的生日礼物,一晃二十六年了。回想为何送我生日以字帖,皆因我三人同姓同年,初中和师范皆是同校,加之又有共同爱好,常常以笔墨相交,以纸砚共处。依稀记得我那阵子正在临《曹全碑》,“曹全”的飘逸灵动让我想植入几分古朴和厚重,于是两兄弟为圆我梦便赠以《史晨碑》。

记不清往后的日子里临了多少遍《史晨碑》。岁月或许印有印记,夜灯或许可作证。

初临《史晨碑》,只觉其线条舒展,形态优雅,很耐看。一遍,一遍,又一遍……只知其形,未悟其神。

再临《史晨碑》,便觉其隶法纯正,圆笔为主,方圆兼得,刚柔相济,集端庄工整、雍容典雅、肃穆秀逸于一身,俨然一派君子之风。一遍,一遍,又一遍……方知清代书法大家何绍基如是说:“每阅是碑,端谨渊肃,宛然见伯时躬上醖具,仰瞻俯视光景。”可见其严谨之度,不愧为汉隶极则。

小雪那天,阳光和煦。是否预示今年将遇暖冬?暖字,给人暖暖的感觉,一如书桌上《史晨碑》鹅黄与褐黄相间的封面,加之其扉页和尾页上的吉语,不经意间便生出阵阵暖意。在这个初冬,它又似一杯陈年老酒,丝滑入喉,暖在心田。

书房里,无案牍之劳形,只有墨香扑鼻。轻提刚刚浸润开来的狼毫,行走于珍藏多年的老宣之上。上顿下沉,左舒右展,轻提重按,收放有度,疾缓适中。一遍,一遍,又一遍……每一笔我都不敢草率,不敢敷衍,深知手握的每根毫端,都承载着东汉的厚重和历史的积淀啊。

忽有电话邀约聚餐,我婉言谢绝。人过中年,对于一些无关紧要的应酬大都谢绝。这珍贵的闲暇时光,正好来做自己喜爱的事,如临帖、创作,写写文章。既可远离喧嚣纷扰,又可静心养性。

整整一下午,送走初冬斜阳,迎来书房灯光。难得半日之闲,与古帖为师,邀先贤对话,神游帖外,思追秦汉。独处,是一份心境,更是一份享受。

此刻,书桌上,地板上,已铺满“史晨碑”,那根根线条,如同笔墨穿越东汉的脉搏,在跳动,在欢欣,在鼓舞。经典的碑帖和书作,注定是有精气神和灵魂的。

临《史晨碑》,临的是线条的古朴,是时代的厚重。临《史晨碑》,临出的是岁月的重读,是人生的渐悟。